



风情写真

马略卡岛的琴声

□张晓惠

高大的棕榈雪松洒下一地绿荫，巨大的芦荟蓬勃在坡道两侧。眼前是挂着金灿灿果实的橙子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，远处是海水碧蓝、群山苍翠，这就是著名的西班牙马略卡岛。

岛端之上，灰色的建筑一扇铁门开着，旁边竖着一块木牌，以西班牙语写着“巴尔德摩萨隐修院”(Valldemossa)。几位金发碧眼的中年男女，伫立在修道院门口这块不大的牌子前，上面果然是肖邦和乔治·桑的头像。

法国女作家乔治·桑、波兰钢琴家肖邦，两位文艺巨星，因爱而生情，因彼此的病痛来到这岛上。相互体贴、照顾间，文学与艺术的火花在这破败、清冷的修道院中迸发，留下了荡气回肠的佳话。

沿着160公尺长的白色拱廊行走，安静又显得旷寂，说话的声音稍大些，四壁隐约就有嗡嗡的回响。乔治·桑、肖邦的肖像在拱廊墙壁上随处可见。乔治·桑端庄娇媚、长发披肩，左鬓插着一束小花；肖邦身着呢绒料子礼服，双排扣一直扣到脖子上，文弱又优雅的绅士范儿。

在收门票的第二号室中，有肖邦在这里创作的乐谱原件，有他使用过的普利耶钢琴，就在这台钢琴上，肖邦敲出了优秀的玛祖卡舞曲和序曲中的几首。当然，乔治·桑的作品《在马略卡的一个冬天》的手稿原件也在里面。这些纪念品、勋章、毕业证书，都是乔治·桑的孙女奥克莱尔所捐赠。还有肖邦使用过的象牙梳、他的一绺头发，令人想起180多年前这两位文学艺术界的翘楚，在此度过的一番缠绵又因患病而饱受折磨的日子。

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世界各地游人来到这个岛上，为海水之蓝、为鲜花之艳？为棕榈之翡翠、为古木森森的花园？我以为，更多的人是为了乔治·桑和肖邦而来，为这岛上的钢琴声而来。钢琴声中，波兰作曲家肖邦和法国作家乔治·桑的故事，那段香桃木、柠檬树的芬芳和消毒水、药品气味交织的日子，在眼前上了岁数的修道院的空旷寂静中隐现出来。

修道院的背面是花园，围墙下面，左边是民居，右边是山谷。谷里生长着被地中海海风吹得弯腰曲背的老树，扭得成团成块的，还有几株树干粗达一抱以上的千年野橄榄树。修道院居高临下，站在修道院门前的坡地上，地中海的阳光、树木、蓝雾萦绕的山谷山头，尽收眼底。

循环往复的钢琴声，都是肖邦在此创作的名曲，在花园间、修道院的长廊上，在马略卡岛帕尔马的街道上，在那些茂密的鲜花间缕缕不绝地回响。修道院外几株高大又上了岁数的棕榈雪松，想必也是听了上百年的钢琴，在海风中摇曳出瑟瑟和声。

今天，肖邦和乔治·桑，艺术世界中这对情侣成了马略卡岛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人物，成了这个风情小岛的骄傲和荣光。“巴尔德摩萨肖邦音乐节”也早在1930年创立，每年邀请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来表演。本地的音乐节每年举办，时间为八月份的所有星期日，地点就在修道院的拱廊，肖邦和乔治·桑曾经携手依偎眺望地中海的地方。

边走边想

从金蟾湖返回时，太阳已从山那边露出了半个脸，蛤蟆坝小村庄依旧晨雾弥漫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我突然体悟到，草原之静，正是岁月静好之静。



草原之静

□陆应铸

静，草原之静，是一种漫山遍野的静，是一种无边无际的静，我仿佛置身于尘世之外，来到了万年之前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草原给我的第一个惊喜，竟是听觉冲击力——不是某种天籁之音，而是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草原之静，是一个多么妙不可言的清净状态。

仲夏草原，天阔云低，极目四望，重峦叠嶂，连绵起伏，芳草萋萋，青翠欲滴，惊艳于恍若仙境的梦幻美景，目光驰骋于大写意的远山近水。当一个人觉得双眼不够用的时候，听觉神经便被悄然唤醒，我侧耳倾听，美若天仙的草原，悄无声息，静若处子，寂静，安静，恬静，幽静，沉静，宁静，清静，是那种纯粹之静，旷远之静，丰盈之静，禅定之静。

草原太安静了，远山是静的，白云是静的，绿草是静的，鲜花是静的，白桦是静的，溪水是静的，低头吃草的牛羊是静的，山坳里的村落是静的，就连轻轻拂过的风也悄无声息。远离城市喧嚣，远离职场纷扰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我想，草原之静，不仅仅来自听觉，更多的是源自心境。

这是一个高原深处的世外桃源，两侧看不到尽头的山峰形成狭长山坳，八九户人家形成小小村庄，坐落其间，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推窗见草原，牛羊满山坡。向好几个村民打听后，我才搞清楚所居住的农家乐“光影客栈”的准确位置—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乡天太永村蛤蟆坝组，不是县城，不是集镇，还不是村，这是我除了老家石桥头之外第一次在“组”里居住。蛤蟆坝就在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，这里是摄影家的乐园，光影客栈所有空白墙面都是摄影家们留下的精美作品，我在这些照片前久久伫立，绚丽多彩的画面，悄无声息地渲染着草原之静美，就像那些熟稔于心的草原歌曲一样意味隽永，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。”亦诗亦画，宛若仙境。

这是北方农村常见的四合院，朝阳的前排是两层楼，楼上楼下皆客房，当下正是旅游旺季，楼房都住满了，后排平房进门有个过道，两两相对，四间客房。我们被安排住在东北角一间，钥匙挂在门上，推门进屋，惊喜地发现是炕而不是床，房间设施简陋，空间

也显逼仄，此前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炕，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突然就有点小激动，我和爱人都是南方人，从未有过睡炕的体验。我仔细观察眼前的炕，北侧东侧贴墙，西侧南侧红砖砌成，留一尺见方的炕洞，以铁皮为门，贴着大红“福”字。这里的房间都不装空调，夏天夜里也得盖棉被，以前习惯睡席梦思，坐软沙发，现在爬上炕席上只铺一层床单的火炕，突然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踏实，好像小时候在老家场院里皮玩打滚。草原的晚上会停电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，我们房间的东墙北墙皆有窗，窗外即山，草原之夜，月明星稀，群山静默，万籁俱寂，第一次在大山怀抱里入睡，依山而眠，一夜无梦。

来草原的第一个夜晚，我找回了阔别已久的婴儿般睡眠。这是草原的福祉，来到草原，放下一切，远离尘嚣，身心清静。细细想来，静——可能是现代生活中人们最稀缺的心灵体验。

草原之静，都是衬托出来的。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

草原之晨，寒意料峭，我把带来的厚衣服都穿上，独自出门散步，路边有积水的草地上传来清脆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两只黄麻鸭在草丛里觅食，我想凑近拍摄，两个小精灵扑棱棱贴着草尖飞走了。再往前走，两只喜鹊分栖于两根桦树木棍顶端，叽叽喳喳，兴奋不已，大概在宣布着草原上的什么好消息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马蹄声，一个牧民骑着马从路西边过来，挥舞手中的马鞭，将马群赶过淙淙流淌的浅浅溪水，一阵阵水花飞溅开去，场面十分壮观。马群穿过云雾缭绕的树林，向不远处的草场奔驰而去，留下湿湿的、凌乱的蹄印。这些响动过后，是更深邃的静谧，我沙沙的脚步声，过滤出更纯粹的草原之静，在如此浩大的草原之静笼罩之下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，听得见血液在胸腔流动的声音，甚至能听见远处山谷里风从白桦林穿过的声音。

往前走，越过土坡，再走三百多米，便到了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里的金蟾湖景区。景区大门洞开，门旁的售票窗口紧闭，工作人员要上午八点之后才上班，我看到停车场已有两三辆北京牌照的越野车，看来还有比我起得更早的游客。进门右转经过一道大坝，这便是蛤蟆坝，登临大坝，可一览明山秀水，湖水泛起涟漪，徜徉其中的白天鹅、绿头鸭、鸥鸟、



蓑羽鹤，觅食嬉戏，悠哉游哉，岸边树木和山峦的倒影形成一幅绝美的风景画，就像手机屏幕上的开机画面。立足坝上，可见湖中蟾蜍巨石，相传为塞北灵验佛的化身，金蟾湖也因此得名。美丽的桦木沟有一个动人传说，当年康熙皇帝为维护祖国统一，御驾亲征北方草原部落，军队行进到乌兰布统时，突遇大雾不能前行，这时有一只金蟾为康熙引路，军队得以走出迷雾。康熙皇帝平定叛乱后，感念金蟾引路有功，册封其为塞外金蟾。更为神奇的是，蟾石对面有一堤岸形如蛟龙，龙头入水，龙身向东南绵延直到白桦林深处。金蟾雄踞，蛟龙盘绕，翘首而望，惟妙惟肖，千百年来这一蟾一龙守护着这片净土的安宁，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安居乐业、生活富足。

在金蟾湖景区的木栈道上行走，晨曦微露，风轻云淡，湖光山色，交相辉映，藏在草原深处的金蟾湖，原是沙漠中涌出的甘泉，后被建成水库，是座人工湖，面积一百五十亩，最深处十二米，湖边白桦树和各种灌木、杂草、野花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木栈道依山势而曲折蜿蜒，时而是依山傍湖的亲水平台，时而是凌空远眺的观景平台，在一山林拐弯处，幽静空旷的草原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我一惊，急转身，原来树丛中有个监控设施，发现有人经过便自动播放森林防火警示语。草原上的人们惜草如命，沿路随处可见护草防火的标语。与我们平原水乡随处可见的“河长公示牌”不同，这里村口醒目位置，立着“林草长公示牌”，旗镇村组各级正副林草长一览无余。你看，这漫山遍野的绿草多么来之不易，其实，这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，绿草下面就是沙土，绿水青山与沙尘飞扬，也就是一步之遥，一念之间。

有一位游客在湖那边突然放开喉咙喊了一声，受其感染，我也站在山坡上扯着嗓子高声回应，顿感郁结之气释放无余，此时此刻，尽管相隔遥远，我想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——那种面对辽阔草原情难自禁的粗犷豪放与快意天涯。喊声之后，余音袅袅，晨光熹微，归于平静。

从金蟾湖返回时，太阳已从山那边露出了半个脸，蛤蟆坝小村庄依旧晨雾弥漫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我突然体悟到，草原之静，正是岁月静好之静。

